

· 世界文学名著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周 露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周 露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周露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 6
(2017. 8重印)

ISBN 978-7-5313-5232-7

I. ①钢… II. ①尼…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1798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媒体联络: 刘 维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团 购: 刘静波

印制统筹: 刘 成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杜 江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378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2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5232-7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69
第五章	091
第六章	109
第七章	145
第八章	174
第九章	201

第二部

第一章	227
第二章	252
第三章	296
第四章	342

第五章	380
第六章	411
第七章	432
第八章	462
第九章	486

第一部

DIYIBU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统统站起来！”

一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似乎要刺穿从座位上站起来六个孩子——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孩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紧盯着四个男孩。

“过来，小鬼！”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儿的男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捣蛋，谁抽烟？”

四个男孩小声回答：“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通红。

“小混蛋们，你们不抽烟，那么谁往面团里撒烟末儿的？不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男孩自动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口袋的线缝，想找出一点儿烟末儿，但什么也

没找到，便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

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瞧着神父，低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谁搞的恶作剧——糟蹋^①面团了！你以为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鬼，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饶不了你。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掏出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家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他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这下回家该怎么跟母亲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这该死的神父。可为什么我要撒烟末呢？都是谢廖沙怂恿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可恶的老畜生撒一把。’这不，真的撒上去。现在谢廖沙啥事也没有，而我呢，却很可能要被开除。”

① 糟蹋此处指搞坏、弄坏。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了仇。有一天，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回家吃饭”。为了不让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淘气，便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跟地球也很相像。他觉得非常惊讶，真想站起来跟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生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以前的事。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文、《新约》和《旧约》^①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到了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了手。一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突然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声打断了话头：“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原来你是这么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得鼻青脸肿和吓得半死的他，已经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保尔又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

^①《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旧约》主要讲律法，《新约》主要讲恩典。从时间上讲以耶稣降生来划分新旧约，从意义上看以上帝和人所立的一个——旧约与耶稣代表人类立最后之约——信之约来划分。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既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任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父这顿没来由的体罚。他把仇恨埋藏在心里，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还受到瓦西里神父许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接连好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①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补考。他们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把一撮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嗓音把保尔吓得打了个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了。”母亲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时候

^① 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是最古老、最有意义的基督教节日之一。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大致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候管饭，当班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许偷东西。”

“瞧您说的，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母亲慌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命令道，随即转身关照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齐娜，带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茹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一面紧随其后，一面低声叮嘱：“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可要勤快点儿，别让自己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碗碟和刀叉，几个女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儿，长着一头蓬乱的火红色头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碗碟的大锅里开水正冒着蒸汽，弄得整个屋子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他愣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到哪儿。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说：“弗茹霞，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干些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茹霞，等候她的吩咐。弗茹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

番，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接着把从胳膊肘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用悦耳动听的、浑厚的声音说：“小兄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清早把这口大水锅里的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材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另外，活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兄弟，活够多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重音放在字母“a”上。保尔听到这种口音，又看到她那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不知怎么心里高兴了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挺和气。”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弗茹霞：“大婶，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啊？”

保尔说到这里，洗碗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哈！……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看不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一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那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对刀叉又审查得可仔细了，只要看到一点儿脏东西，咱们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您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可是个男的。”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孩子，咱们这儿的老板是个摆设，是个大草包。什么都由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的。”

洗碗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信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信说：“快点儿干，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可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茹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吧，”他伸出一只大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照管好，可你瞧，现在一个熄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且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动手烧茶炉。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未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卖力气。他知道，这儿可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眼的堂信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那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木材，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下面的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嘿，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实在没法子，才打发来做工的。”

“是啊，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弗茹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很快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开头都很卖力……”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第二天早晨七点，他把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傻瓜蛋！明天早上六点准时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七点才换班啊。”

“谁乐意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啰唆，立马叫你脑袋上起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一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完班的女工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寻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强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老实点儿，别吓唬人，要不然自讨苦吃。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不会输给你。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哝着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在干活，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日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庄园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结果倒也不坏。在那儿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在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非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不可。要不是怕给赶出来，我恨不得当场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一见儿子就不安地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要提醒他什么，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他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背影。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惊慌地问。

“昨天回来的，往后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推开房门，走进屋子。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这时他扭过头来瞧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喏，撒烟末儿的好小子回来了？喏，干得真不错！”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好结果。

“阿尔焦姆已经全知道了，”保尔想，“他准会对我连打带骂。”

保尔有点儿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没打算揍他。他两肘抵着桌子坐在凳子上，两眼盯着保尔，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学完了所有的学科，现在却干起了倒泔水的活？”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颗冒出来的钉子

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看样子不会挨打了。”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原原本本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担忧地说。“唉，咱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让我操碎了心！”母亲抱怨道。

阿尔焦姆推开盘茶杯，转过身对保尔说：“就这样吧，弟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往后可要小心，干活别耍滑头，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再给赶出来，可要揍得你没处逃。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小捣蛋，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得闯点儿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满一年，我一定设法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一辈子倒泔水是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小，一年后再求求人看，也许机车库会收下你。我已经调到这儿，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妈再也不能去伺候人，再也不能见到什么样的浑蛋都弯腰了。保尔，你可要注意，要好好做人啊！”

他站起来，挺直魁梧的身躯，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然后关照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儿事。”

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

有六条铁路线在这个枢纽站交轨。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趟火车的间隙，才清静两三个钟头。在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驶向四面八方。这些军列或从前线开来，或开到前线去。从前线拉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送到前线